

把文學還給文學

——談文學名器濫用的現象

高大鵬／東吳大學教授

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國可以說是最看重文學的一個文明古國。文學的精神貫穿在中國文化的各個部門中，不論經、史、子、集，無不瀰漫著濃郁風雅的文學精神和文學情調。早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中國正式走上以文治管領天下，以禮樂規範社會的歷史路線。「詩經」和「樂經」是周朝貴族教育的主軸；「詩」和「禮」則是孔子平民教育的重心。至今國人每逢年節，還隨處可見這樣的春聯：「詩書傳家久，禮樂繼世長」。

所謂「詩禮傳家」，所謂「書香門第」，所謂「道德文章」云云，幾千年來成為士人文化素養的一個表徵，更是個人安身立命的一大憑藉。不但個人生前以文學造詣自鳴於世，甚至更以文學成就做為永恆的寄託。上古春秋時叔孫豹有所謂「三不朽」說，「立言」即是其中一項。中古魏晉之際曹丕更明言：「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到了唐代，詩聖杜甫更把詩文的價值推到極致，他說：「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宋朝是最看重文治的一個時代，文學的地位至此登峰造極。歐陽修所謂：「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不朽者，萬世之名」，他所謂的「萬世之名」，自然與文學關係密切。唐宋以降，重文之風已然定型，中國遂成一標準的文治之國、文學之國。無怪乎英國大史學家湯恩比會說，若他能挑選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作為終身的歸

宿，他會選擇中國的唐宋時代，因為那是一個曠絕古今的文人之國、詩人之國。

時至今日，隨著傳統的式微，中國文化的沒落，文學的地位在多元社會中自然也日趨邊緣化，而遠不能和工商企業的重要性相比了，這是中國在由傳統轉型到現代化的社會過程中所付出的巨大而沉痛的代價。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文學在現代中國雖不復昔日的風光，但畢竟它有著三、四千年的歷史傳統，有無數文人所締造的光榮績業，因此相較於西方各國，文學在中國仍然根深柢固地深藏於人心而有其不磨的光輝和不朽的魅力。從各大報章雜誌的副刊、文藝版，從年年舉辦的眾多文學獎，從各大書肆的出版物中，文學仍是搶眼並且搶手的文化寵兒。不過，處在當今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工商社會中，文學到底也抵抗不住時代的洪流。在今天的臺灣，文學大體上畢竟是市場化、商業化、世俗化了。它漸漸成為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的一支，而很難保持傳統文人所堅持的文學純正性、嚴肅性和專業性了。

今天，為了製造賣點，討好群眾，爭取市場，太多根本不是文學的作品被冠上了文學之名，「文學」之名至此幾乎完全被濫用、被糟蹋了。比如分明是一道食譜，卻美其名曰：「飲食文學」；分明是為旅遊業者促銷打廣告的手段，卻硬要說成「旅遊文

學」；分明是發洩性慾（特別是性變態）的文字，卻尊之為「情色文學」...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而追本溯源，其始作俑者，應屬二十多年前風行一時的所謂「報導文學」。其實報導貴在求真，文學貴在求美，前者是新聞性的，如何能與純文學混為一談？報導「文學」文辭寫得再優美也還是新聞報導或社會寫真，它和以想像、情感、人生哲理為

重的文學是兩回事。

總之，文學就是文學，它的題材可以無所不包，但它的本質永遠不變，它的本質永遠是藝術性的，它必須滿足美學的各項條件，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嚴謹的文學批評。唯有鐵面無私的文學批評，才能防止混水摸魚、魚目混珠，才能使「文學死亡論」不至於噩夢成真！

（上接第7頁）

智慧、恆心、毅力，以及耐得住挫折打擊，孤獨寂寞的熱衷，就等於成功。

南瓜王子帶給我們很多啓示，人生要有夢，理想要堅持，眼光要看得遠，不必急功近利，這樣的人生才有意義。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遇到許多朋友，情緣也許不是那麼深厚，我們遇到的人物，也許只是一面之緣，也許只是擦肩而過，但是在相見的那一剎那，所碰觸出來的火花，或許只是幾句話，或許只是一個簡單的場景，如果能細心解讀，用心捕捉，往往會給我們帶來許多啓示，甚至影響一生發展的方向。

杏林子的《在生命的渡口與你相遇》，這本小書，她以流暢的文筆娓娓道來，敘述了與她相遇的十八個人物，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人物，深交或初識，都有他們獨特的人生觀。細細讀來，覺得相當親切，在我們生活當中，不是也經常有一點對愛與美的憧憬及執著嗎？不也需要一點浪漫，一點溫柔來感動我們的人生嗎？

生命的大河永不停息，不要太匆匆，停下來，看看周圍的人、事、物，您不覺得她們很可愛嗎？（編按：《在生命的渡口與你相遇》 杏林子 九歌出版社 民國88年3月 ISBN 9575605780）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念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南宋/朱熹

讀書要四到：一是眼到，二是口到，三是心到，四是手到。

——民國/胡適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論語序說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專不欲雜。

——北宋/黃庭堅